

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”燕子，大自然的精灵，它那轻盈可爱的身影，在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里可以见到，在历代的诗词歌赋中更是层出不穷。

燕子，季节的信使，春天的符号。开春不久，天刚回暖，它们都要从遥远的南方飞回，飞越千山万水，飞抵我的皖中家乡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燕子归来，一路迅疾而飞，一路呢呢喃喃。燕子掠过田野，掠过池塘，剪刀似的尾翼，裁出万紫千红的无边春色。燕子飞进农家的竹篱小院，栖歇在一根长长的晾衣绳上，婉转清丽的燕语，带给人们多少生活的乐趣。

融融春光里，燕子忙着啄泥衔草，或翻修旧巢，或垒筑新窝。一番忙碌之后，便准备在那里生儿育女了。燕子来的时候，预示着春到人间，农家的春耕春种就要开始了。

“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。”燕子，是与我们人类最为亲近的一种鸟类，一向被视为吉祥鸟，人们不但不会去伤害它们，还敞开大门，任燕子在家中自由进出。燕子成双成对，大大方方地在村子里穿梭逡巡，把巢筑在家家户户的屋檐间。为了给雏燕喂食，勤劳的燕子每天无数次地飞进飞出。人和燕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和谐相处，其情也依依，其乐也融融。

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《匆匆》一文里这样写道：“燕子去了，有

合肥市区范围内的山好像只有一个大蜀山,对于生活在名山大川的人士来说,大蜀山也许不屑一顾,毕竟它海拔才284 米。我虽然不是生活在名山大川,但华夏名山也攀登过不少。如千峰竞秀的黄山。登黄山时在导游的催促下,只记得两件事:走马观花和爬台阶。

相比之下，合肥的大蜀山给人的感觉就不同了。我每年都会利用闲暇时光去翻越几次，春秋季节我去的最多。特别是暮春三月，来到山脚下沿着缓缓的柏油斜坡，一路顺坡而上，两旁芳香馥郁，野花吐蕊争妍。满山遍野，繁茂蔚然；修竹杂树，鸟鸣其间。走完台阶，拾阶而上几百米，便是两条不同的小路，一条是乱石直上顶峰，路险而陡峭，有挑战极限的感觉。一条是直上直下的石阶，稳稳当当直达山顶。

大蜀山是温柔的。无论哪座山，爬行起来总有苦不堪言之感，唯独大蜀山在你的身体刚刚达到劳累的极限时刻便正好达到顶峰，你坐在山顶休闲椅上感受着山风横掠、轻飏吹衣，心中惬意不必言表。兴尽返还时路缓安全，随着人潮，不知不觉便到了山下。整个行程运动量刚好，没有腿脚麻痛的难受感，你能不说她很温柔吗？

以前大蜀山上有索道，现在已经拆除了。我觉得拆得很好。

世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活着事事想争第一，一种人生来喜欢低调淡泊。并不是所有的山都要巍峨陡峭，收敛温柔也是一种魅力。

洪柳
ahcfbfk@126.com

年年此时燕归来

·刘宏江·

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”孩子们会用他们甜甜的童声欢快地唱道：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春到人间，莺争暖树，燕啄春泥，年年如是。这一亘古不变的物候现象，谁也不曾有过半点怀疑。

可是，近些年来，在我的家乡，燕子那伶俐可爱的身影却越来越少了，燕子那天籁般的鸣声也越来越稀疏了。难道燕子已经迷失了回家的路？还是燕子真的不再思念自己的故园？

大规模的旧村庄改造，那些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几乎全被拆掉，一律变成钢筋水泥、密封严实平房和楼房，燕子已经很难找到适合做窝的地方了。加之各类污染的不断増加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，特别是除草剂、杀虫剂在毒死杂草、杀灭飞虫的同时，也殃及无辜，使得燕子的觅食成了问题。对于生态环境变化一向敏感的燕子，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。

去年春天，媒体上一则看似很普通的新闻，却立即引来无数人在网上长时间的围观和议论。在河南新郑市龙湖镇一处在建的楼盘工地，足球场

大的一块地方，一夜之间，聚集了成千上万只崖沙燕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它们在新开挖的地基坑断面上打洞，筑巢安家，孵卵育雏。施工方为了不伤害到燕子，只得暂缓施工，让燕子安全地度过繁育期，直至七月下旬，雏燕长大离去。

原来，此处建筑工地，曾经是成片的居民区，家家户户都有燕子窝。后来村子拆迁了，老房子推平了，燕子没了去处，只得临时在这里打洞安家。虽然这家施工企业因此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，但企业爱心护鸟的善举，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敬意。环保组织、公益人士盛赞新郑市，是一座“好有爱的城市”。这个工地也因此被网友赞为“爱心工地”。

我可以这么理解：停工护鸟不过 是权宜之计，众多的人为一群崖沙燕的命运担忧的同时，实际上也是在为人类自身日渐恶化的生存现状深深忧虑啊！

春燕裁柳，绕梁携喜，多么清新和谐的一幅《春景图》呀！试想，若是真的没了燕子的身影，蓝天该有多么寂寥；若是真的没了燕子的啼鸣，春天该有多么单调。

但愿，人们在营造自己的新家园时，不要忘了给燕子留下一个温暖的窝巢；但愿，吉祥的燕子年年春天都会按时归来，带给人一份欣喜，而不希望它仅仅只停留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。



花海 摄影:夏雨

下班回家发现厨房放着一盒鲜艳欲滴的草莓，问过老公才知道，原来是乡下的二哥二嫂来过。他们说，早上刚从棚里摘的草莓，来草莓市场兑的时候，带一盒过来给孩子吃，新鲜。二哥二嫂还咨询老公说，家里的草莓已经卖了几万块钱，存哪家银行好。

我听后心里很有感触。二哥和二嫂是我大伯家的儿子媳妇。他们结婚后，一直在老家种田，没有像同龄人一样出去打工。刚开始，夫妻俩的日子很辛苦，分家另过，什么都要自己花钱。好在二嫂子很会持家，不几年，就有了一双儿女，生活虽然清贫，倒也和睦，小日子也还过得去。随着两个孩子渐渐大了，花钱的地方也多了起来，穿衣、吃饭、上学、人情往来的，没有哪样不要花钱的，于是二嫂家的日子吃紧起来。夫妻两个没日没夜的侍候那几亩庄稼，也满足不了家里的开支。常言说的好，人是英雄钱是胆，没钱的日子，让二哥二嫂缩手缩脚起来，亲戚间都不大走动了。

前几年，清明回家上坟，看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就建议二嫂家种草莓。好在二嫂两口子人都听劝，我们前脚刚走，

二嫂后脚就跟到县城来学技术，定苗。当年秋天，就整出了两棚草莓，当时，在村子里还是第一家种草莓的。第一年，二嫂家就脱了贫。这几年，更是通过种植草莓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。如今，二嫂在村里成了科技致富带头人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种起了草莓。

去年冬，二嫂给我打了两床新棉絮送来，说起现在的日子，她非常感慨。说起草莓，更是打开话匣子，说着种草莓时的辛苦，说着卖草莓的喜悦，说着草莓的政策补贴，说着卖草莓的渠道顺畅，说着种草莓的丰厚回报……从草莓说到科技下乡、农家书屋、美好乡村建设等，话里话外，充满了对政府的感激之情、对生活的感恩之心、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。末了，她说，现在当农民也不是容易的，地里刨食，靠传统种田是不行的，必须要学习，要学会科技种田，学会科技致富，要做新农民。言谈间，神采飞扬的二嫂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今天，看着面前的一盒草莓，不由思绪翻飞。祝愿二嫂的生活就像长丰草莓一样越来越红火，她的新农民梦想早日实现。

一盒草莓

·阿吉·



爱 摄影:苗青

菜薹青青

·邱向峰·

几场春雨一下，园子里春意盎然。春阳朗照，一派春和景明。青菜薹借势呼啦啦直往上窜，生之喜悦呼之欲出。春阳下，莹润的露珠在菜叶上不停地撒欢，绿意延荡。

青菜薹买回家，用刀切匀，像绿果冻一样肥厚明晃的薹肉立现眼前。清炒菜薹不要盖锅盖，油盐下锅后，翻炒几下，加蒜蓉与姜末。再搁点白糖，增加鲜味，去青气。不一会，即可盛盘。揀一筷子在嘴，滑腻，松软，原来春的气息与风味竟然如此近，正所谓：一盘春色入眼帘。

在乡下，暮冬里，青菜就开始做着抽薹的准备。入春后，便有一根根薹子从叶间悄然拱出，短短的，悠悠的，难察觉。再晴上几天，那菜薹便长高，长粗，顶端生出花枝，枝上结满挤挤挨挨的小花苞。尖尖的，鼓鼓的，生命的朝气与蓬勃，在悄无声息地传递与蔓延。小花苞欲绽未绽时的菜薹是最好吃的，不涩嘴。

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中说：“桑下春蔬绿满畦， 菘心青嫩芥苔肥。”“菘心青嫩”说的就是此时的菜薹。再过些时日，那菜薹开出黄花来，所有的营养，都供给了花。这时的菜薹有老筋，温苦，味道大打折扣，不宜吃。到清明后，那些老了的白菜薹，嚼不动，只有任其自生自灭了。“花开堪折直须折”，花如此，食菜薹亦是如此。

母亲有时忙农活，没空去菜园，便让我去掐菜薹。我提个菜篮，到菜园里转一圈，掐几枝，便有一大把。在菜园边的水潭里搓洗几下，晾干后带回家。母亲清炒起菜薹来，快捷又省事。袁枚诗曰：“薹菜三月抽花柄，即薹菜心。炒之最柔嫩，剥去皮，入蘑菇新笋做汤，鲜美无比，若炒食加虾仁亦佳。”袁才子的吃法颇为讲究，颇显雅趣。读之，仿佛就能闻到整个春天的味道。

清炒菜薹，是寻常人家的朴实本味；如果配上切得极薄的腊肉，用旺火急炒，那便是普通人家的桌上客了。母亲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增加点营养，偶尔会改善一下伙食，她会做菜薹炒腊肉。

她翻出过年腌的腊肉，切成极薄的肉片。菜薹入锅后，放上一两个干的红尖椒，爆炒。不一会，一阵沙沙的清而急的流水似的声音，从厨房传来。我们知道，菜薹炒腊肉熟了。

急吼吼地跑在锅灶边，看着锅里，其实令我们垂涎不已的不是那绿莹莹的菜薹，而是那油亮亮的片片腊肉。母亲给每人揀一块，嘴里却不忘叮嘱我们玩时不要跑太远。贫寒的生活因母亲的精心打理，却也清亮温润。如今无论城里还是乡下，菜薹炒腊肉已是家常便饭。不过，留在童年味蕾上的记忆总是鲜亮如初，那是因为有份割舍不了的浓浓亲情蕴含其中。

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。菜薹老得快，吃菜薹的日子如此短促，如同转瞬即逝的春天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要抓住大好春光干些实事。为了让萦绕在口的菜园清芬长久一些，我们也赶快提篮去买些菜薹多做几个花样吧！